



建设中的宁安城际铁路马鞍山段将给小城带来新活力。

记者还乡 (第8期)

小城的冲动



规划局展览厅里,新马鞍山规划图。



春节前的马鞍山大街上,身着时尚服装的市民正在挑选年货,如今的大街上,“马老大”的工作服很少见了。

本版摄影/本报记者 周亦楣

读大学后离开家乡,遇到别人问我:“哪里人?”

“马鞍山人。”每次回答,我都紧跟着问一句,“听说过吗?”

“知道,高中地理课本学过,产铁矿石的。”大多数人这样答,他们给不出铁矿石之外的其他印象。

我和初中好友郑敬宣聊过此事,他说这是我们心底的不自信,是对故乡不自信。

也有同学对外称自己是南京人,似乎冒充距马鞍山45公里的南京人,腰板就挺直了半截。

炼炉子“马老大”曾经的荣耀

“南京的后花园”,这是马鞍山人喜欢的标志,起码比黑黢黢的马钢厂矿听着有诗意。

在我还穿着校服的年代,满大街都是蹬着劳保皮鞋,套着藏蓝色工作服的马钢工人。下了班,在单位澡堂冲完澡,他们习惯换上工作服。那身衣服代表着,他们每月收入远远高于全市平均线。

马鞍山人喜欢说“马老大”。“马老大”就是马钢或指马钢职工,“老大”就是马钢独大的经济地位。

据说,那时年轻的小伙

儿若是骑个摩托车,戴上黄色的马钢安全帽,去姑娘家楼下兜一圈,追到手的成功率就大一半。

城内的高炉烟囱,穿梭市区的货运铁路,连同方言混杂的“马老大”,都时刻彰显着这个城市的身份。

可是,“马老大”们不希望他们的后代还是产业工人。

“你看看爸爸的手指头,漆黑麻乌的,刷都刷不掉。不好好学习,长大就送你去马钢炼炉子。”小学时,一次家长会后,同学的爸爸戳着两根手指在他面前比划。

后来,那位同学没有去炼炉子,去了大洋彼岸练脑子,听说一口气读到了计算机博士。

维多利亚港湾旁 夫妻的争吵

很多人离开家乡,就没了回来,我也是。

研究生毕业那年,我考上马鞍山某事业单位,同时也接到深圳一家报社的录取通知。

留在家中,安安稳稳,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。而出去,定会经历磨难挫折,却能开阔眼界。

最终,我还是选择了出走。

父亲叹了一口气:“从小

地点:安徽省马鞍山市

乡言:你看看爸爸的手指头,漆黑麻乌的,刷都刷不掉。不好好学习,长大就送你去马钢炼炉子。

——小学同学的家长

你筷子就拿得远,注定了的。要走走走吧。”

后来母亲说,那晚父亲翻了一夜身,早上起来说了一句话:“这孩子有冲动,不像她爹,很好。”

父亲是土生土长的马鞍山人,熟悉这城里的每一块地,每一条街。和我散步时,他总会说:这片地原是小池塘,我在里面捉虾呢;那栋高楼原先就是某某单位的二层宿舍,我还和那帮上海知青打过麻将呢,现在他们大多都回上海了。

父亲也去过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等大城市,这些都是在35岁之前。

他也曾想过去大城市发展,但迟迟疑疑,大半辈子过去了。

有时喝点小酒,他会对我说:“要是男孩儿,打我要把你打出去。不能和我一样,只空想没行动。可你是女孩儿,我舍不得。”

去年春节,我带父亲去香港旅游。他不停地看,不停地拍照,就是不说话。我问他想什么,他盯着相机:“要是马鞍山发展有这一半

好,你就回来吧。在北京漂着太苦。”

“做梦吧你。”母亲凑上来,努努嘴。“马鞍山十多年都没怎么变,连南京都差一大截,还香港。想什么呢?”

“难道马鞍山只配是油污污的马老大?没有发展,永远被人瞧不起。”父亲气得甩手走了。

那晚的维多利亚港湾旁,两个大陆游客为了香港人没听过的小城争得面红耳赤。

“马鞍山不再冬眠了,回来看看吧”

今年春节,我原定接父母来京过年。

“马鞍山不再像你说的冬眠了,回来看看吧。”父亲打来电话,劝我今年回家过年。

初中好友郑敬宣,也被父母以同样的理由劝说回家看看。

1月19日中午,回到家乡的第二天,我们相约出来聚会。

聚会的地点在市中心,滨

团结广场。广场一角的老房子全拆了,原先几家有特色的小服装店都不知搬到哪里去了。据说南京一公司要来投资建马鞍山最高的商业中心。

打车顺着太白大道走,两侧落盖起了气派的商品房,广告牌标的房价卖到了六七千;新市政府搬迁的政务新区建起了博物馆,大剧院,都是过往记忆中不曾有的。

这座城市就像动着一项大型整形手术,褪去产业工人的外套,穿上光鲜亮丽的时装。

在一幅“实现非常规跨越式发展”的标语前,郑敬宣停了下来,“有些充血。”他晃晃脑袋说。

郑敬宣在北京某外国驻华大使馆工作,和外国人聊起自己家乡时,他会形容:“这是一个安静平稳的钢铁小城。”

如今,安静已经被打破。我们家的房子拆了,姨妈家、奶奶家的房子也都拆了。频繁地拆迁,盖楼,招商,引资。

就在2011年,巢湖行政区拆分,将含山县、和县划给了马鞍山。新马鞍山面积比原来扩大一倍。

规划图中,马鞍山将包含一个中心主城区,两个副城区,还将打造东部新区,滨

江景区,银黄片区,开发郑浦港新区,机械加工区等多个工业园区。

规划大了是否就能留住人才

“不管你相不相信,我有怀疑。”逛了一圈后,郑敬宣说:“像一辆狂奔的马车,看得我心潮澎湃。可马力有多少?沉睡了十多年,这匹马是在养精蓄锐还是惯成惰性,谁知道呢?”

尽管如此,那天中午,我们还是去了一家老火锅店,为城市的变化举杯庆贺。

“至少现在,马鞍山在主动求变。有行动总比没有好。”郑敬宣还是有些兴奋。

晚上回到家,我问父亲,你有没有想过,城市大发展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?

父亲摇摇头,不知道,“先把城市发展起来再说”。

我不太赞成父亲的说法。城市的发展最终要惠及民众。规划的摊子大了,是否真能留住人才?

昨天下午,我上楼时遇见了邻居家小男孩儿。几岁的他瞪着大眼睛问我:“阿姨,你从北京回来,那里是不是很大很多人?我长大也要去。”

本报记者 周亦楣